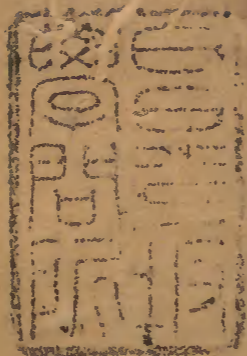


正法眼藏

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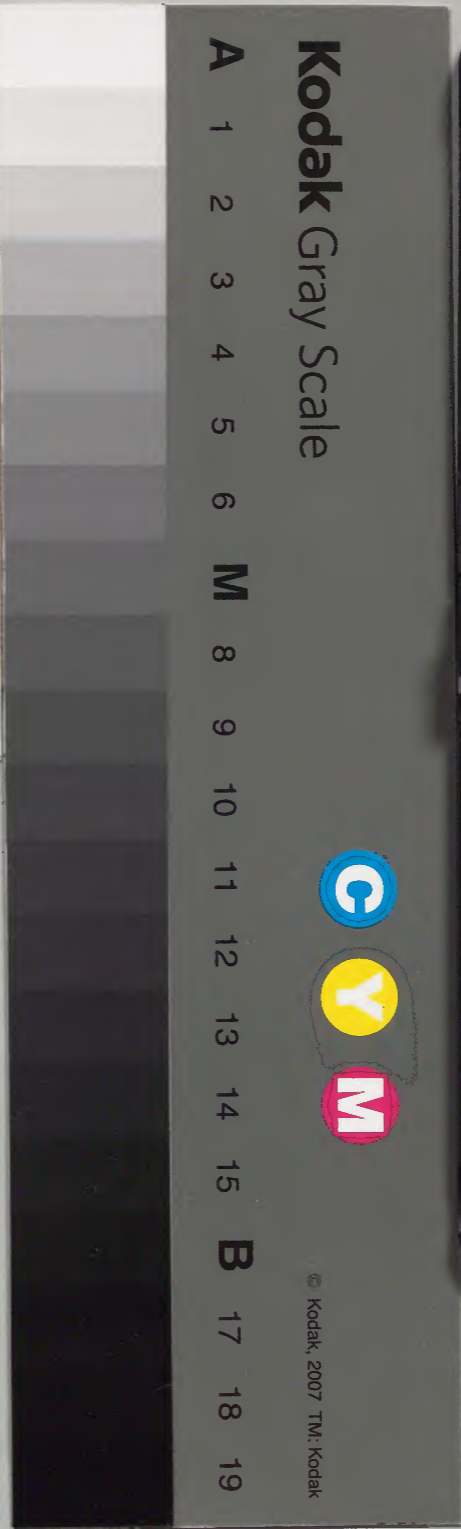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〇一九	七三	函	號
六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函	架
三	六	冊	架
三	一	函	架
三	一	函	架

釋家九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9
冊數	6 (2)
函號	311 29



正法眼藏卷上第二

淺草文庫

南嶽讓和尚示徒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地
所作無礙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曰如大
德未出家時相狀向甚麼處去僧云成後為甚麼不
鑒照曰雖然不鑒照護他一點也不得

花藥英和尚示衆云七十七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
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餠餅出汁

洛浦久為臨濟侍者濟常稱羨曰臨濟門下一隻箭
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麼處去云南方去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遮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
作禮濟明日墜堂云有一條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
麈尾裏淹殺

揚岐和尚示衆云
春風如刀
春雨如膏
律令正行
萬物情動
你道脚踏實地
一句作麼生
道出來
向東涌西沒處
道看直饒道得也
是梁山頌子

法昌遇和尚在雙嶺
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
三年聚首無事
不知檢點將來
不無滲漏
以拄杖畫一畫云
遮箇且止
宗門事作麼生
英云須弥安鼻孔曰
恁麼則臨崖看虎眼
特地一場愁
英云深沙努眼睛
日爭奈聖凡無異路
方便有多門
英云鐵蛇鑽不入
日遮般漢有甚共語
處英云自緣根力淺
莫怨大陽春
却畫一畫云
宗門事且止
遮箇事作麼生
法昌便

掌英云遮漳州子
莫無去就曰你遮般見解
不打更待何時
又打英云也是老僧招得
英勝二人到山相訪
英云和尚尋常愛檢點
諸方今日爲甚却來古廟裏
作活計曰抄草只要蛇驚
英云且莫塗糊人好曰你又刺頭
入膠盆作甚麼
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
闖入海所以住山未審和尚見箇
甚麼曰你佗時異日有把茅蓋頭
人來問你作麼生
祇對英云山頭不如嶺尾
曰你且道當得住山事
麼英云使鑿不及拖穉曰
還曾夢見古人麼
英云和尚又作麼生
法昌展兩手英云蝦跳不出斗
曰莫將三寸燭擬並大陽輝
英云爭奈公案見在曰
乱統禪和如麻似粟
又問

二人我欲來遮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
云賊是小人曰邵武子動着便作屎臭氣英云曾經
霜雪苦日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邊打雀兒英云
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法昌却指勝曰你且道合
作得箇甚麼向當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曰
你遮驢漢安向甚處着勝云一任敲瓢打瓦曰也只
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室何須打雀兒曰東
家人死西家助衰英云路見不平
雲門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即法身乾坤大地何處
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噓空若約點檢來將謂合有
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鉢以空噓空
喚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黃龍新和尚示衆舉雪峯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
大法輪雲門道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
地聽雪峰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
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大滙真如和尚示衆云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
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
以道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耀且道放行
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僧問如
何是城裏佛曰萬人叢裏不插標如何是村裏佛曰

五法華經
上三
泥猪疥狗如何是山裏佛日絕人往還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

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有遮箇只是
用不得岑云我倩汝用始得山云你作麼生用岑譬
曾與一踏山云因直下似箇大虫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麼處來
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
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
生解會眼上更安雖又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
霜雪裏假褐電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
被鬻子打破鬻髻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

憐兒不覺醜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曰羨食不
中飽人飡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曰粉骨碎身
未足酬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
道着一字優波鞠多文室盈篝不曾度得一人達磨
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
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頌衆云且喜得天下
太平頌風幡話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
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生

雲峰悅和尚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唱
看遮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不孤起必有因

雲峯不着便蓋是為衆竭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
在阿誰良久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驀拈拄杖一時
趁下僧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曰須彌山僧擬議峯
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要曰蛇穿鼠穴如何是第二
要曰糊繇上樹如何是第三要曰村裏人草鞋問如
何是般若體曰箭穿楊葉如何是般若用曰李廣陷
番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皮裹骨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
名為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遮裏實難得人
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脚
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眠目

巖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只緣未達
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
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
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豎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
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糊繇到臘
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糊繇又走卻了手忙脚亂一無
所成悔將何及若是箇衲僧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
你鷓鴣臭布衫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
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
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妙喜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
否若見以何為證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真法
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剎法矣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拍天一手拍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貴要天下太平雲峰悅云雲門雖
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保寧勇頌云混沌未分
人未曉乾坤纔割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恠末上輪
佗弄一場

趙州和尚示眾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遮裏不得
老僧到瀉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云與

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
尚莫將境示人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和尚近離甚
處曰趙州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曰無云往
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五祖演和尚示眾舉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
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
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惣不得山僧在眾曰聞兄弟商量道

即心即佛亦不得不即心即佛亦不得若恁麼說話
敢稱禪客何故殊不知石頭老人文武兼備豁略雙
全若是五祖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
海龍宮

唐明高和尚示衆云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
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
垂釣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
宗旨須彌直湏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
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
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
後如何曰水裏捉麒麟云恁麼則便登高座也曰騎

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推豎拂意旨如何曰騎驢
不着靴

慈明和尚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前是案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
長付在來日

馬祖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
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
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
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
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

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及萬
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
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
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
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如何是修道曰
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
即同凡夫又問作何見解即得達道師曰自性本來
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
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但盡三

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
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
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
合爲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
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々不相待念
々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
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衆味住於大海即混
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
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
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
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

若是上根衆生忽尔遇善知識指示言下悟去更不歷於階級此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返復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鉢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揔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吉聞妄脩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

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揔無餘事久立珍重

妙喜曰予建炎中首衆甌峰時首座寮有洞山聰禪師所集禪門宗要祖堂二錄宗要末上以石頭馬祖二師語爲準式故馬祖示衆篇其畧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則知後人錯以以字爲云字無疑後永明壽禪師天衣懷禪師於宗鏡通明二集中因之後之學者不本來由往往皆以以字爲云字更於經中求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良可笑也豈不知楞伽經乃佛語心一品耳馬師云故楞伽經以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此二句皆馬師拈經
大肯綮經語也天衣云無門之門直須得門入
始得此乃天衣指馬師無門之門之語亦非經
語也然宗鏡通明二聖師所集未必皆錯恐後
來傳者之誤耳諺云一字三寫為焉成焉信然
博達之士如閱楞伽果無佛語心為宗無門為
法門之語則當以聰禪師宗要所載為正

神鼎誣和尚示眾舉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曰
路逢穿耳客云發後如何曰不用更遲疑曾有僧問
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向伊道白雲嶺上云發後如
何曰澗下水流若是前來兩轉語有可咬嚼東看西

看若是神鼎遮語如喫木札瓦片相似實無滋味直
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天衣懷和尚示眾云二千年前大覺世尊欲將諸聖
眾往第六天上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
切憍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
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
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
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
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
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
用智慧辯才到此揔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

佛到遮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
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
佛以拄杖一時穿卻鼻孔

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
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
便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
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即當不少又云魔之與
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為
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道衆生界空無
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他道幾乎錯
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

你具衲僧眼

韶國師示衆云真宗不二萬億無言正當明時如王
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
成等正覺於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
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
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
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諸仁者誠謂是非路
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
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道吾真和尚示衆云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跨跏古佛
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僧問凝然便會時

如何曰老黑尾上帶研椎如何是佛曰洞庭無蓋古
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
曰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僧無語曰會麼僧云不會
曰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真如體曰夜又屈
膝眼睛黑如何是真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
靈雲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
似瀉山云從緣入者永不退汝善護持玄沙云
諦當其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揚岐和尚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

心清淨還知揚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撿

德山和尚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
驢唇馬嘴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你未審諸子有
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群隊傍家走言我
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
秃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行成得幾箇佛也你若無
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
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杖始得你被他諸方老
秃奴魔魅着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摸作樣恰似
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皆
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

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婦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先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物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儂儂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

禪解道點留點額稱揚稱鄭到遮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着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揔是精魅我遮箇虚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着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遮箇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辨高着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醫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佗說菩提

涅槃真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佗閻闍
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遮裏
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
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
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
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披瘡
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皮下還有血
麼須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人是空名向三界十
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
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
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自

已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倚
屎送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
無事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
走到處向无秃奴口裏愛佗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
昧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
漢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
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佗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
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
罪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
繫著橛上償佗宿債莫言无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
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卻繩索脫却籠頭卸卻

角馱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
是箇炷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
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
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
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着衣喫飯倚
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
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
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充自己分上
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々地日夜捏恠不休稱揚稱
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
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

但莫着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惡善九聖取
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
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踏汝脚板
關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即是二頭三首外
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
神五通神仙外道脩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峰
獨宿一食如齋長坐不卧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
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疑神靜慮得者
尼乾子等諸卧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
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屎橛且
要仁者辨取好惡莫着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

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即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即信取若不肯每人有箇屎鉢擔取去充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秃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事麼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无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

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觜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鱖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遮裏眼孔定動即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娑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一箇堂堂丈夫兒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

傍家老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秃奴便即與卜
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媼女子不
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遮老秃奴便打禪狀作
境致豎拂子云好雨好晴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
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
不淨如將人糞作旃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爾怯
弱於誰竟日就佗諸方秃奴口嘴接他涕唾喫了
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
犁拽杷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劫佛衣食
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
是箇能行底屎撮不曾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

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
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
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
知解會義理仁者惣作如此見解竟便宜豈有如此
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
一莖柴不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
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
時中行履處心常負物見人唯欲妖媚掉尾子指東
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解處
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
佗毒藥了似貪媼女人不持齋戒瞻秃奴羣羊僧顛

却佗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
一逸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
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
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
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偽記他閉言
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澗作薄
福業事持唇觜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
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
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如似老鴿身在虛空心在糞堆
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
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

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
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
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
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奴罵
賊屎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遮裏恰似遇澧州人煮魚
羹爛臙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
去還肯麼若肯即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
知汝辜負吾

妙喜曰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雪竇和尚示衆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大

衆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
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一日問僧你浴未僧
云某此生不浴曰你不浴圖箇甚麼僧云今日被和
尚勘破曰賊不打貧兒家

臨濟和尚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
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
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
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
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
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被佗萬境回換不得自由
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得識

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
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佗活祖意此時
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惡境撥去驢牛肚裏
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
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只是一
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
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
佛不別但莫外求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
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
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
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

種身為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衣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物一段孤明是遮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

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怎麼說意在甚處只為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上佗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槃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唯據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字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唯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

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大德且要
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便即見神見
鬼拍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
王前吞熟鐵圓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遮般野狐精
魅所著便即捏恠瞎彙生索鉢錢有日在道流切要
求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遮一般精魅惑亂
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
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界十方佛祖
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
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
法無形貫通十方目前見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

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
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
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一切真俗凡聖安
着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名字方契
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箇文殊普賢出
來目前各見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
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
徹本法更不疑謬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議外道曰
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
取其義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旣無心安

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曰汝說無心當名非
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曰汝
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既非
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
翻外道杜口信伏

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
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隨地即今莫有要與
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
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
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

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轉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
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騰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
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西天
梵語此土唐言

圓明和尚示衆云靈山付囑相傳十方諸佛出現於
世喚作建置道場轉大法輪所言之法只在如今若
於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之流何不盛問時有僧
出明云去去西天路迢々十萬餘問靈山一會意旨
如何曰當初妄想直至如今云如何是最初一句曰
三生六十劫云大悟底人還有過也無曰鐵山橫在
路復云坐斷日頭天地黯黑忙々者匝地普天與麼

之時佛祖出頭來好興三十棒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遮老賊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洞庭波問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花毯子上不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方便打問奔流度刃疾焰過鋒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

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鬻骸裏面氣衝天云和尚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閣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與化和尚開堂示衆云遮一炷香本分爲三聖師兄三聖爲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太賒我於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洎合悞却我平生我在大覺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蘗處喫棒底道理此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

並為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叟但向伊道不因
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叟
自云喏惺惺著

子湖鑿地次亞鑿頭回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
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子湖擲胸踏倒從此省悟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若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去又
成剩語乃云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

玄沙和尚示衆云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
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
唯先契本明心方為究竟森羅萬像一体同源廓爾
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

致乖常体迷心認物久背真宗執中滯空不遇良明
道女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
理地不辨正邪况平生自己未曾撈撓若乃先賢古
德便自知時克已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
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涖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
坐不卧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
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暗灰身
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回蓋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
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真實
明達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
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

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遮箇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
何物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
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食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
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卻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
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
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
真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
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
視無聽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不見善
財童子叅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
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有觀百千諸佛過

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
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九三條椽下
具遮箇真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
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都無
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
惡都莫思量還同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
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
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
只爲違真棄本厭離凡情折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
佗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

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
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
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琅琊覺和尚示衆曰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
落在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妙喜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揚岐會和尚示衆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盡
一盡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
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喝一喝卓一下

灌溪閑和尚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保

保赤洒洒沒可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鉢盂
盛飯桶裏盛羹云學人不會曰飢即喫飽即休問久
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曰你只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云如何是灌溪曰劈箭急

齋上座參德山德山纔見便抽作坐具勢齋云遮箇
則且止心境一如底來向佗道箇甚麼即免諸方檢
責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翁來齋便喝山
不對齋云塞卻遮光野狐咽喉瀉山聞舉云齋上座
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穎橋安鍊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
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起撥火開司徒擬

議安日司徒司徒

三聖和尚參德山纔欲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單
這裏無殘羹餽與汝日賴遇無設有向甚麼處著
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吞天便下
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
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甚麼座再問聖打一
坐具云遮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
過第二座人事

大愚芝和尚示衆舉盤山頌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乃豎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
摠在這裏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納僧面前不得道

着切宜忌口小叅示衆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繞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

翠巖真和尚舉黃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請施
財藥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昇錢出堂須臾復
云請施財藥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錢甘贄
行者點兒落節黃蘗施財何曾夢見

妙喜日一等是隨邪逐惡遮雲居羅漢較此子
鼓山和尚示衆云大事未辦宗脉不通切忌記持言
句意識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盡被漂淪
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不如休去

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着事却易得露遮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他與麼道如同寐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教還用得一字麼諸方先宿語還用得一句麼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先宿語當得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二分教唱不得九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與麼說話蓋爲刺頭入在教門裏且與伊折開若有箇漢揔未通遮箇消息向他與麼道被伊驀口捫屎涕作麼不可恠得他也兄弟大須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者出來對衆驗看待寒久立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地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只得一邊良久云作麼生是那一邊

僧問南院從上諸聖甚麼處去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日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妙喜曰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曰南泉文云南泉有何言句
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文便唱州作怕勢文云大好
悄然州乃作舞而出

司空山淨禪師因學者請問師以頌答之今錄三首
四六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
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
何事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祇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
爲觀自在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
斷一挂休

德山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山云喚來一時
生按過

真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
牀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
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
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
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
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遮裏一時
結舉拂子云惣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
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
邊敲云從遮裏一時解舉拂子云惣在拂子頭上還

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揔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頽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遮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荷已前驀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麼良久喝一喝泐潭準和尚示衆云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峰

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奪公皆欣悅皆欣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佈又如揚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一喝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曰在胎日身處

世名人在眼日見在耳日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鬼王聞心即開悟

妙喜日即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令阿難傳言汝在獄中安否達云我雖在獄中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汝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曰喫常住苗稼者是

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汝還畜得麼門云畜得山曰汝作麼生畜門云着衣喫飯有甚麼難山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

長沙和尚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還曾題未曰未曾曰無事題取一篇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五祖演和尚白雲示衆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向休去峯

云我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便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麼處來佗却道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只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裝邵伯藕又示衆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與陽靜和尚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靜良久院云汝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靜於言下

大悟

琅琊覺和尚示衆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汝也有沒量罪過我也有沒量罪過僧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僧云不會曰鳥觜魚腮

僧問大龍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妙喜曰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翠巖真和尚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為首座時南問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真云無南曰奢

而不儉之而不奢爲甚道無真云若是本分衲僧也
少他盞醬不得南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
白粥

玄沙和尚侍雪峯行次峰指面前地云遮一片田地
好造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峰乃上下顧視沙曰人
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云汝作
麼生沙曰七尺八尺琅邪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
兒嬌

法眼因僧來叅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法眼
云一得一失

龍濟問僧甚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

云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麼道又爭得
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日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
於言下有省

大乘遵和尚在慈照會中一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
何照曰任他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
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
遵乃有頌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
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廣慧璉和尚示衆云祖令當行人天泯迹若通一線
道且與說葛藤何也如此擬議之間早是喪身失命
了也山僧不避諸方檢責入泔入水爲汝諸人莫有

會底麼試通箇消息良久云看看惣在魔界裏作活計也遂拈拄杖云速道速道衆擬議乃喝一喝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曰上木下鐵云恁麼則罪歸有處也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云拖出

羅漢琛和尚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曰保福有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覷不見塞卻汝耳教汝聽不聞坐却汝意教汝分別不得琛云吾問汝我不塞汝眼汝見箇甚麼不塞汝耳汝聞箇甚麼不坐汝意根汝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投子和尚在桐城縣因趙州問莫便是投子菴主麼

師云茶盞錢布施我來州先歸菴晚間見師自携油回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祇見賣油翁師云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云油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山問莫便是紙衣道者否衣云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纔掛躰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喏便立脫去山曰汝旣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紙衣忽然開眼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紙衣珍重却便坐化山乃有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

正法眼
三
躡昧心差不與道相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鑿多端
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一
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曰曹山解忌口

趙州和尚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
從北方來者即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
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
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遮裏易
見難識又示衆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老僧把一枝草作文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
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
僧問資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福作入定勢僧云如

何是諸塵三昧起福曰汝問阿誰雲門云遮阿師話
墮也不知又云前頭早是葛藤又道汝問阿誰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曰十
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
蘗曰不敢泉云漿水錢且致草鞋錢教誰還蘗休去
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

獻詩

葉縣省和尚僧問忽逢大闡提人來師還相爲也無
曰法久成弊云慈悲何在曰年老成魔問寶劍未出
匣時如何曰劈口著云出匣後如何曰拈却齒牙問
如何是論頓也不留朕迹曰日午打三更石人側耳

聰云如何是語漸也返常合道日問颯分明覲面相
呈問如何是超師之作日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
是塵中獨露身日塞北千人悵江南萬斛船云恁麼
即非塵也日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日猫有縮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云莫便是也
無日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石門聰和尚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
老者麼日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日虬龍筋力高聲
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處日烏龜
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何日路上行人莫與
知問承古有言只遮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日莫認

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報恩從和尚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日鋒鏑難擊
云出窟後如何日藏身無路云欲出不出時如何日
命似懸絲云向去事如何日撥

翠巖真和尚示衆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荅云明眼
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荅云五鳳樓前又問首
山如何是道荅云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
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衆中莫有揀得
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慈破結賊故行菩薩
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克符道者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日春煦發生

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云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云如何是人境俱奪
曰并汾絕信獨颺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
要四句之門頗資玄化
法眼指堯子云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堯
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堯子椽楠木做

妙喜曰識得堯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大有

人錯會在

德山和尚一日鉢遲先比鉢下堂雪峰時作飯頭纔
見便問遮光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

便歸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
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頭
密啓其意山來日上堂與尋常說話不同頭向堂前
抚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
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于頔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乞師一言玉曰相公佛
法至理須去其情理公云便請和尚去其情理玉曰
便請問來公云如何是佛玉召相公、應諾玉曰更
莫別求藥山後聞此語曰噫可惜于相公生埋向紫
玉山下相公聞得特訪藥山乃問如何是佛山召云
相公公應喏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

正法眼藏
上三十七
舉次慶曰一筭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
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寮裏若撥
著箇焦尾大虫何處有藥山也慶曰作麼生羅山曰
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雪竇和尚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處
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雲門到天童童云汝還定當得麼門云和尚道甚麼
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門云會即目前包裹

妙喜曰十字街頭石敢當

天衣懷和尚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潼
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東西

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曰釋迦
佛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
麼云咸澤曰忽遇枯涸者如何云誰是枯涸者曰我
是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闢
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
甲曰卻是汝謾我又見一僧乃曰汝作甚麼業來得
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
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攏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
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寶
泐潭英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拍天一手
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可謂傍若無
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佗上天無路入地無
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錮沙羅裏盛油始得

妙喜曰可貴可賤

薦福思和尚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曰梵音何來又
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曰修證即不成
法眼禪師三界唯心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

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張眼色耳聲萬法成
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又華嚴
六相頌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
諸佛意諸佛意惣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
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万衆明明無理事
青原問神會從甚麼處來會云曹溪來曰將得甚麼
物來會振身而立師曰猶滯瓦礫在會云和尚莫有
真金與人否曰設有汝向甚麼處着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
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輓玉
毬別明真解脫撥火覓浮漚入示衆云禪不禪道不

道三寸舌頭胡乱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出
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
相到

聖峯云鉢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籬
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
通身是水

妙喜舉了喝云多嘴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那裏遮得消息來

正法眼藏卷二終

